

# STARCRRAFT®

星海爭霸® 虛空之遺™



**BILZARD**  
ENTERTAINMENT

# 飛升

作者：Robert Brooks

## 第一章

亞拉瑞克駐足於黑岩峭壁間的陰暗小徑時，忽然感到皮膚一陣刺痛。*這怎麼可能？*。現在才中午而已，空氣中竟然有態化氫。

他找到了源頭。西方的峭壁表面，一道新形成的嶙峋裂痕向下延伸，冒出一陣陣態化氫的裊裊紫霧。想必是某個地下氣囊因為地震而破裂外洩。應該是個小型氣囊—此等恩賜不會持續太久，所以亞拉瑞克走進態化氫霧氣，他雙臂高舉、手掌朝上，讓造物者之息將他包圍。

霧氣滲進了他的皮膚。

霧氣在他的血液內淌流。

霧氣讓他的思緒通達。

霧氣讓他更靠近黑暗之神亞蒙。

亞拉瑞克感受得到亞蒙的意志與冷酷意圖，他的黑暗之心在宇宙薄弱的皮膚下脈動不停，他的血液在虛空錯綜複雜的血管中奔騰流動，即便是此時此刻，他也依舊蠢蠢欲動。他即將終結腐敗的循環，成就最終偉業。來日將近，亞拉瑞克與受他恩選的其他暗鑄神族只需靜候那不久的將來。

「*飛升之日已近*。」亞蒙曾經如此承諾。

然而微風不久便吹散了旋繞的紫霧，亞拉瑞克只享受到片刻須臾的狂喜。

要等到日落時分，才會再有態化氫升起。屆時態化氫會遍布整個大氣，如同過往的每個夜晚。這種現象源自於亞蒙的意志。史雷因星上的塔達力姆不論尊卑貴賤，全都會沉浸在亞蒙賜予的榮耀之中，直到旭日再起，這般神授恩賜徐徐散去。每一夜，在亞蒙的面前，所有塔達力姆人人平等。

可是塔達力姆在陽光下卻有尊卑之分。在白晝時分，所有塔達力姆男女都得力爭地位，而那也體現了亞蒙的意志。

亞拉瑞克身後傳來重靴踩踏碎石礫的聲響。「亞拉瑞克大人。」來者是亞拉瑞克的下位神族吉娜拉，她誠惶誠恐地走近說道：「有人召見您。」

她是第五席飛升者，而亞拉瑞克則名列第四席，在飛升之鍊中比她高出一個位階。有朝一日她會試圖手刃亞拉瑞克，取而代之。

**可是她應該不會在今天挑戰我**，亞拉瑞克忖度著。他也不打算轉身，就這樣背對吉娜拉說：「就讓他等吧。」此時他還想探索這個地區，尋找地底更深處的態化氫氣囊。**若能讓此地白天時升起更多態化氫...**

「對方可等不得，」她反駁道，「努羅卡大人派我來找您，希望與您商談要事。」

「那好吧。」亞拉瑞克是第四席飛升者，不得忤逆首席飛升者努羅卡，就像他不得違逆亞蒙之意。「他有提到原因嗎？」

「他已向大領主瑪拉許提出挑戰，即將進行**拉克希爾儀式**。」吉娜拉答道，「他們其中一人將於明日死去。」

峽谷中一片死寂，亞拉瑞克也毫無反應，文風不動。其實他是無從反應，千頭萬緒彷彿已瞬間凍結。

**這怎麼可能？**

難道吉娜拉在撒謊？不對，她絕不敢如此。縱使吉娜拉狡獪詭詐，但她絕非魯莽之徒。她若斗膽羅織此事，亞拉瑞克定會將她開腸剖肚，讓她屍橫荒野，變成餓獸佐安席斯克的大餐。她曾經見識過亞拉瑞克虐殺其他下位神族，所以她傳達的這件事絕對屬實。亞拉瑞克只回應道：「有意思。」他並未透露其他思緒，而吉娜拉也同樣心懷鬼胎。

「您早就知道了嗎？」

亞拉瑞克此時終於轉過身來，端詳吉娜拉的表情說道：「我知道。」他當然是在撒謊。

**拉克希爾儀式**。高階塔達力姆已有數月未曾舉行此儀式。亞蒙的計畫即將開花結果。屆時，所有還活著的塔達力姆就會在亞蒙的新秩序中光榮飛升。在這大功告成之際，努羅卡卻向大領主發起**殊死挑戰**？他簡直是瘋了。**努羅卡怎麼會這麼做？**

吉娜拉仔細觀察亞拉瑞克，因為他的話將決定自己明天是否參加儀式。

他與吉娜拉四目相對並問道：「你明天會參戰嗎？」

「也許會。」她回答道。

「那場戰鬥應該會相當有趣。大領主瑪拉許從不讓挑戰者痛快死去。」亞拉瑞克說道。**我一定要掌控住局勢**。如果太多飛升者參戰——如果太多塔達力姆將領陣亡，混亂後的殘局會迫使亞蒙的計畫延宕數月，甚至為此耽擱數十年，亞拉瑞克將得不到半分好處。**吉娜拉若不參戰，位階在她之下的神族絕對不敢加入。面對這種出乎預料的拉克希爾儀式，大家不會輕舉妄動**。他語帶愠怒說道：「你就好好觀戰吧，我可不想殺死你這種人才。」

吉娜拉看似無動於衷。只見漆黑刺甲之下，她的肩頭微微一顫，暴露了自己的情緒。「我明白了，」她漠然說道，看來她確實瞭解事態嚴重。吉娜拉明天不會參戰，她說：「努羅卡大人命令您前往他的居所。」

「你做得很好。」亞拉瑞克說道，然後突然以手勢示意她離開。

吉娜拉不再多說，遂行告退，離去時回頭望了亞拉瑞克一眼。吉娜拉會四處張揚，這是件好事。亞拉瑞克想讓眾人相信他會參戰，可是他不想透露自己將為誰而戰。眾人若是困惑不已，那就正合他意。

那樣便能掩飾他自己心中的困惑。

亞拉瑞克沿著來時的狹徑離開峽谷。此處距離塔達力姆哨站不遠，但走這段路的時間也夠他好好思索了。

他認真權衡許多問題：*誰會參加這場戰鬥？他們又將為誰而戰？*

*我能夠殺死多少敵人？*

## 第二章

亞蒙的意志簡單明瞭。

*飛升而起，永無止息，永不饜足。*

*不升即墜，永世墮滅。*

亞拉瑞克十分讚賞這種清楚明瞭的意志。亞蒙掌控了飛升之鍊的所有人，每位塔達力姆都像一個鍊結，環環相扣。對上位者遵循服從，對下位者發號施令。

就這麼簡單。

那如果你想向上飛升呢？永不饜足的話呢？你就得挑戰上位神族，進行*拉克希爾儀式*。強者生、弱者亡，聖鍊成員得以去蕪存菁，塔達力姆整體實力更加壯大。就這麼簡單。

當然也不會永遠如此單純。畢竟攸關生死大事，無法一概而論。亞拉瑞克也很讚賞這一點。

在*拉克希爾儀式*，塔達力姆會各擁其主，雙方勇士勢力龐大。戰鬥儀式沒有人數或位階限制，他人不是與你並肩作戰，就是和你互相廝殺。過去有些儀式是一對一死鬥，有些儀式則是雙方各擁上千勇士，血戰沙場。清點完大規模戰鬥的死亡人數後，聖鍊位階就會出現大量空缺。有人會發現自己躍升五個、十個、甚至上百個位階。其實也正因如此，亞拉瑞克當初才得以躍居高位。即便是亞蒙恩選的戰士，也會淪於自負與傲慢。於是亞拉瑞克便順水推舟、力勸遊說，讓諸多聖鍊的上位飛升者進行拉克希爾儀式，等到這些自負的上位者瞭解亞拉瑞克真正的陰謀，在場上面對敵眾我寡的懸殊戰鬥時，也已經為時已晚了。

拉克希爾儀式大多醞釀多時，雙方必須先瞭解自己擁有多少勝算。事前的準備往往會連綿數月，緊張局勢不斷高漲，雙方進行政治遊說，竭盡全力召集盟友。

但不該是現在，時機不對。

亞拉瑞克心中泛起一陣寒意。努羅卡究竟有何計謀？努羅卡心思敏銳又善於謀略，他一定自有打算。努羅卡一個月前才毀滅附近星系的人類自治聯盟哨站，他善用敵方防衛系統的漏洞，發動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勢，所以在塔達力姆將敵人全數抹殺之前，他們完全沒機會發出求救訊號。

百戰同略——攻其不備。

***我才是他的目標***。亞拉瑞克想通了。第三席飛升者詹尼希只高他一個位階，是個殘暴蠻橫之人，從不知謀略為何物。第二席飛升者是古蘿潔，此女生性狡猾，令人生畏，但她不喜歡拉攏盟友，而是偏好離間敵對派系，讓他們從中腐化，進行無謂爭鬥、自相殘殺。可是放眼聖鍊的頂端位階，能讓她腐化的敵方派系實在不多，大家都各懷野心、單打獨鬥。

在飛升者之中，唯有亞拉瑞克以培養與掌控盟友聞名。其他善於操縱人心的飛升者皆已死去，亡於亞拉瑞克之手。

穿越峽谷的狹徑已至盡頭，亞拉瑞克靴下的白礫小徑變成堅巖道路。數百年以來的煤灰與塵垢已將這條路燻得烏黑。史雷因星每晚都籠罩在態化氫霧氣之下，地球上最後一座叢林也在態化氫包

圍下缺氧枯死，而且這至少是數百年前的陳年往事了。（在亞拉瑞克心中，能夠得到造物者之息這般祝福，這點代價根本微不足道。）他面前出現矗立的塔達力姆建築，造型粗獷、固若金湯，代表他們隨時都在蓄勢備戰。塔達力姆與聖堂武士截然不同，不會興建那些毫無用處的紀念碑。**聖堂武士盡是愚昧之徒**，亞拉瑞克暗自心想。塔達力姆知道苦痛的寶貴價值，因為衝突爭戰方為生命真諦，唯有無知之輩才會興建金光閃閃的堡壘要塞，強調虛假的團結合作，藉此掩飾事實。

亞拉瑞克在幾分鐘後抵達哨站邊緣。此時剛過中午。眾多下位神族在建築間快速走動、熱血沸騰，那裡瀰漫著鼓譟激昂的氣氛。對這些塔達力姆來說，這場**拉克希爾**儀式不過是僅供欣賞的娛樂消遣。在儀式結束之前，他們都會熱切討論此事。

亞拉瑞克闊步穿越人群，而眾人也迴避讓路。

首席飛升者努羅卡的住所並不遠，入口就正對街道，所以沒機會避開他人耳目，亞拉瑞克此行他們都看在眼裡，而且無不議論紛紛。**第二席與第三席飛升者也會得知兩人會晤之事**。亞拉瑞克思索著該如何利用這一點。

亞拉瑞克踏進房內後，發現自己置身於溫熱濕氣之中。屋內環境是效仿努羅卡的母星氣候，這位首席飛升者從來都不喜歡這裡乾燥嚴酷的天氣。亞拉瑞克關起身後的房門，然後跪在地上。努羅卡不在房內，可是他就在附近。即便現在是**拉克希爾**儀式前夕，亞拉瑞克還是得恪守特定禮儀。他不假思索說道：「盡遵汝意，竭力服侍。」

「你遲到了。」努羅卡說道。他不在房內，可是他的話語字字清晰。

「請您饒恕我，大人。」

「你今天曾和古蘿潔或詹尼希談過話嗎？」

亞拉瑞克心中的怒意一閃而過，但他選擇不去在意。**那你呢？**那正是亞拉瑞克想知道的。一切是否已安排妥當？他們其中一人已經發誓效忠努羅卡？還是兩人都這麼做了？如果沒有解決那些疑問，亞拉瑞克明天就只能盲目參戰。可是就算他問了也沒用，因為努羅卡的答案也不值得信任。亞拉瑞克只回應道：「我沒有。」

努羅卡此時終於走進房內。這棟建築只有微光從小窗透入，所以亞拉瑞克花了點時間才看清眼前之人。首席飛升者並未穿戴傳統鎧甲，身上只有簡樸灰袍。

灰袍上沾滿血漬。

亞拉瑞克一躍而起，發動光刀。**有刺客！**「有多少人襲擊您？他們人呢？」**對方是尼拉辛姆，絕對沒錯。或者是，大領主派人刺殺他的挑戰者？**

「我允許你起身了嗎，第四席飛升者？」努羅卡似乎樂在其中，毫不驚慌。

兩人僵持許久，只有亞拉瑞克閃耀的光刀在晃動。接著亞拉瑞克收去光刀，再次跪地。他劇烈加快的心跳開始趨緩，他小心翼翼說道：「大人，請恕我失禮。」

努羅卡讓他一直跪著，其實他根本不必跪這麼久。努羅卡最後終於開口：「你可以起身了。」

亞拉瑞克怒火中燒，但他忍氣吞聲、不動聲色，毫無怨言地起身。「發生什麼事了，首席飛升者？」

「我需要你幫我傳話。」努羅卡捲起長袍袖子，露出身上流血的傷口。

「要傳給誰？」

「傳給大領主與亞蒙。」

亞拉瑞克不帶任何表情看著，努羅卡的傷口平整，上方的正方形皮膚已被割除。這些刀痕果斷立決，毫不猶豫。**莫非努羅卡是自殘？**這樣一切就說得通了，努羅卡突然要進行拉克希爾儀式，就是因為他發瘋了。

「你錯了，我還沒瘋。」努羅卡冷冷說道。

亞拉瑞克暗自咒罵自己，**好好隱藏自己的思緒，你這個蠢貨！**但至少他們沒有卡拉，不會完全暴露思緒。亞拉瑞克真是搞不懂，聖堂武士怎能忍受那種東西。「我不瞭解，大人。您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努羅卡涓流的藍血落在石板地面，滴聲響亮。「我希望明天讓一切真相大白。」他的這番話語帶嘲諷。「我要揭穿大領主瑪拉許的惡行，雖然他很快就會戰死沙場，無法受罰贖罪。」努羅卡放下長袖，遮住雙臂。「在我位階尚低的年少時期，我曾將亞蒙的話語刻在自己的身上。你有這麼做過嗎？」

「不。」亞拉瑞克答道。

「因為你懷疑他？」

「不。」亞拉瑞克重複道。就算在身為低階教徒的時期，他也不明瞭此舉意義何在。若要展現自己熱衷於亞蒙教誨，也還有其他的方法。

努羅卡的手指拂過自己的長袖，下方部位的皮膚上曾刻有亞蒙話語。「**竭力服侍，統御萬物。飛升之日，腐敗循環將終結。飛升之日，汝等將飛升而起。你還記得那些教誨嗎？**」

「我當然記得。」亞拉瑞克說道，他也記得剩下的內容。**飛升而起，永不止息，永不饜足...**

努羅卡緊盯著亞拉瑞克的雙眼。「你認為我為何要割除亞蒙的話語？」

空氣中瀰漫異端的氣氛，亞拉瑞克知道對方在等待他的答案。他回覆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因為我們期盼的飛升之日永遠不會降臨，」努羅卡說道，「所以我需要你的幫助。明天我將會一統塔達力姆，待我成功之時...」

「...你將助我弑殺亞蒙。」

### 第三章

亞拉瑞克一向對自己的克制、耐心與冷靜頗為自豪。所以當他發現自己瞬間發動光刀，飛撲砍向努羅卡的咽喉時，其實連他自己也很驚訝。

*你在做什麼？*他的理智在質問自己。

*殺死叛徒！*他的內心憤慨引吭。

這是天賜良機，努羅卡沒有穿戴鎧甲，亞拉瑞克也沒看到他攜帶武器，因此這位第四席飛升者揮下雙刃，然後—

—他就被擊飛了—

—他重重撞上房間的東牆，摔得頭暈眼花。他在跌落時順勢站住，擺出防禦姿勢。

*你這個蠢貨！*他的理智在吶喊。

他的內心這次無法反駁。努羅卡比他高出三個聖鍊位階。能達到如此位階，必定是一名讓人聞風喪膽的戰士。此時並非拉克希爾儀式，亞拉瑞克卻襲擊上位者。這可是塔達力姆的重罪，犯者唯有死路一條，而且還是一場痛苦的漫長處決。儘管如此，由於首席飛升者對黑暗之神的褻瀆言行，亞拉瑞克的身體依然不住顫抖，努力克制想砍下對方腦袋的衝動。

努羅卡冷靜觀察亞拉瑞克，等待他的下一步舉動。努羅卡既沒有武器，也不需要武器。他空手就能將亞拉瑞克摔到房內另一側。

亞拉瑞克解除防禦姿勢，讓光刀再次消失，說道：「你已經喪心病狂了。」

努羅卡問道：「你要怎麼殺死亞蒙？」

「你已經**喪心病狂**了。」

努羅卡對此話充耳未聞。「告訴我，你會怎麼做。」

「亞蒙永生不死。」亞拉瑞克說道。*你這個異端瘋子*。他並沒有補上這句話。但此時他靈光一現。*他在考驗我*。努羅卡看起來神智清醒。他的眼神根本不像瘋癲之人，他只是想以激烈手段考驗亞拉瑞克對亞蒙的忠誠。亞拉瑞克堅信實情必是如此。「這比摧毀銀河系所有星體還要困難，」他說道，「亞蒙賜予我們生命，與我們分享造物者之息。如果失去亞蒙的指引，塔達力姆該何去何從？」

努羅卡眼神冷漠堅定地說：「*重獲自由*。除掉亞蒙之後，塔達力姆就能*重獲自由*。」

「所謂自由，只是和其他異端分子一起送死罷了。」不安之感宛若蠕蟲，開始在亞拉瑞克的思緒中爬竄。除了誠摯之意，亞拉瑞克感受不到努羅卡有其他情緒。「除非你相信那些聖堂傀儡真能對抗亞蒙。」*難道他真的想...不可能，這只是場考驗*。「亞蒙成就偉業後，我們就能獲得自由，可以決定自己的未來，這就是亞蒙的承諾。」

努羅卡的回覆語帶挖苦。「你還記得拉克希爾儀式的令辭嗎？*犯上取進，抑或敗於其下*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那些並非亞蒙真正的教誨，只是被瑪拉許與歷代大領主扭曲的話語。」努羅卡的雙眼散發紫光，那是態化氫的色彩。「昨晚造物者之息升起時，我太過深入濃霧之中，結果發現了真相。」

「什麼真相？」

「大領主瑪拉許曾經坦承，就連他也不知道亞蒙的所有秘密。我深入探索虛空，尋覓亞蒙所隱藏的意念，想要一睹他承諾我們的榮耀。」努羅卡的長袍浸淫更多血液，變得更加濡濕，彷彿怒氣也濺灑了出來。此時他怒火高漲，心跳想必也隨之加快。「我發現超乎想像的真相，亞蒙卸下防備。他自認勝利在望，於是疏於警戒。」努羅卡緩緩走向亞拉瑞克。「這才是亞蒙真正的話語：*犯上取進，抑或以死飛升。*」

當努羅卡向他逼近，亞拉瑞克也毫不退縮。「那句話根本毫無意義。」

「亞蒙不認為死亡就是失敗，而是將其視為最高理念。我窺探到他心中的這個意念。」努羅卡的雙眼閃爍微光。「他為我們的決鬥場取了什麼鬼名字？飛升巨坑。他就是在嘲笑我們。亞蒙不會歌頌勝利者，反而會向敗亡者致敬。他認為敗亡者才是飛升之人。他讓我們自相殘殺，因為他就是要讓我們喪命飛升。」

亞拉瑞克不發一語。倘若努羅卡不是在考驗他，亞拉瑞克就得隱藏自己真正的想法。

努羅卡似乎還是感知到了。「你不相信我。」

亞拉瑞克戒慎回答道：「亞蒙深不可測，您接觸他的意念時並未窺見真相，只看到自己的錯誤詮釋。」

「根本沒有詮釋空間，就是這般簡單明瞭。亞蒙所謂的飛升，其實是要讓我們遺落滅亡，他企圖消滅薩爾納加創造的萬物，就連我們也無法倖免於難。他想讓我們徹底滅絕，和所有星球一同灰飛煙滅，那就是他的究極目標。瑪拉許那個蠢蛋其實早已知情。」努羅卡傾身向前，直視亞拉瑞克。「雖然你還沒見過亞蒙隱藏的真心，但看看他追求的是什麼？他追求循環終結，他渴望生靈盡滅。而滅世災禍在即，我們憑什麼能逃過一劫？」

亞拉瑞克無從回答，只好改變話題：「詹尼希與古蘿潔對此有何看法？」

努羅卡的臉上閃現怒意，轉身背對亞拉瑞克說道：「我什麼也沒對他們說。他們與你不同，無法想像未知之事。」

亞拉瑞克在回應中難掩忿怒。「我也不知道該如何殺死亞蒙。」

努羅卡在房間中央盤腿坐下，再次轉向亞拉瑞克。首席飛升者的怒氣已經轉為喜悅。「時機未到。」

「總有那麼一天。」亞拉瑞克說道。

「可能我們得付出什麼代價？」努羅卡逼他回答。「殺死亞蒙，方能得生。那你打算如何弑神？」

亞拉瑞克走向門前，他應該離開了。「我告辭了，努羅卡。我們不會再有機會交談了。大領主瑪拉許的力量遠遠在您之上。」

「你敢再跨一步，我就殺了你。」雖然努羅卡還沒有任何動作，亞拉瑞克已經止步了。首席飛升者此話冷酷，絕對言出必行。「我直接命令你，告訴我，你要怎麼殺死亞蒙。」

亞拉瑞克腦中閃過了抗命的念頭。可是就算努羅卡手無寸鐵，他還是非常危險。現在動手的話，亞拉瑞克也許贏不了。也許吧。「我能就坐嗎，大人？」明天再來大開殺戒，那時候就能夠慢慢來。努羅卡指向地板，亞拉瑞克便在他面前就坐。「您是逼我回答無法成就之事。亞蒙身在虛空之中，我們沒辦法殺死他。」

努羅卡的視線毫不動搖。「殺死。毀滅。放逐。就選擇你偏好的字眼吧。你要怎麼讓塔達力姆永遠擺脫亞蒙的掌控？我就直說吧，」亞拉瑞克還來不及回答，努羅卡又接著說下去。「我會跟你說這番話，是因為我知道你的本性。」努羅卡將雙眼眯成兩道發光裂縫。「我知道四年以前，你成為飛升者前策動的陰謀。」

亞拉瑞克一動也不動。在那場*拉克希爾*儀式中，共有四千人參戰，八百人陣亡。他暗中主導儀式，卻一直隱瞞此事，而且是極其小心隱瞞。他甚至連那場儀式都沒參加。他本來以為沒有人會懷疑到他頭上。「我不知道您在說什麼。」

「我本來也不知情，昨晚我探索亞蒙的意念，才知道此事。他對你的行動瞭若指掌。」努羅卡露出猙獰表情。「他覺得你的行為很有意思。我軍大批最強將領戰死，艦隊數月間群龍無首，變成一盤散沙。亞蒙的計畫因此延宕，但他自己卻漫不在乎，你也毫無所謂。你就在那天*躍升*至聖鍊的崇高位階，所以才會找你來問話。塔達力姆無不將名列聖鍊視為神聖宿願。你卻把其視為豪賭遊戲。就算你登上最高位，你也不會甘心只當亞蒙的奴僕吧。你會怎麼推翻他？」

**我沒辦法推翻他。**可是這個問題實在發人深思，但這當然只是從假設的角度來看。「您應該前往虛空。如果真能弑神，就得在他身處的虛空下手。」在虛空，亞蒙可以操控一切物質。如果沒有亞蒙的祝福，亞拉瑞克認為自己會在虛空當場斃命。「您瞭解了嗎？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」

「此事艱難，但並非不可能。」努羅卡說道。「一旦你成為首席飛升者，你就有時間擬定對策。」

聽完這段讓他始料未及的詭異對話，不管亞拉瑞克再聽到什麼，他都不會再感到驚訝了。他先前都誤會努羅卡的意圖了。「什麼？」

「等我贏得儀式，我就會成為大領主。倘若要挑戰亞蒙，我就需要擁有你這般直覺之人。詹尼希與古蘿潔並不適合此位，所以你必須除掉他們。他們之中若有人能活到明天，你就得親自挑戰他們。我會成為你的盟友，戰勝他們並非難事。」

亞拉瑞克表達他的疑慮。「他們可能明天會結盟對付您。真是如此，那我也愛莫能助。」這場儀式只有三個不確定因素：亞拉瑞克、詹尼希與古蘿潔，從來就不是場公平之爭。如果三人全部參戰，其中一人就只能以一擊二，必死無疑。

「那你就和他們達成協議，我不管你使用什麼手段，」努羅卡說道。「說服他們其中一人加入我方陣營，這正是你的拿手絕活。」首席飛升者閉上雙眼，臉上浮現得意神情。他平靜下來，開始

想像明日的戰鬥。「如果你選擇不參戰，而我卻存活下來，那我就會親手宰了你，讓你在痛苦中慢慢死去。你瞭解嗎，第四席飛升者？」

「我瞭解了。」除此之外，他也無話可說了。

「那你走吧。」

於是亞拉瑞克告退了。

夜晚在一小時後降臨，態化氫裊裊升起。所有塔達力姆浸浴在亞蒙的榮耀之中，想像著明日黎明儀式所帶來的嶄新局面。亞拉瑞克徹夜未眠，他不停思索，盤算考慮。

最後作出決定。

## 第四章

黑夜已盡，地平線上晨光乍現。態化氫消散殆盡，決戰時刻來臨。上千位塔達力姆站立於飛升巨坑外圍，眾人悄然無聲，靜候等待。

決鬥場極為遼闊，足以容納一支航空母艦艦隊。兩側各有一個偌大巨坑，既是不斷向下延伸的萬丈深淵，也是敗亡者最後的安息之處。若在拉克希爾儀式中敗亡，屍體就會被扔進巨坑，一直墜落到這顆星球的熔融核心，彷彿一場永無止盡的旅程。

亞拉瑞克在破曉不久前抵達。在東方巨坑周圍的土地上，大領主瑪拉許飄在空中凝聚力量。他以鋼鐵護罩遮面，身上散發的紅色能量不斷激起火星，向外擴散。首席飛升者努羅卡則坐在西方巨坑附近，依然沒有穿戴任何鎧甲，只有那身染血長袍。那副打扮引起場外觀眾一陣討論。

就連瑪拉許都忍不住說上幾句。「真遺憾啊，我本來還想成為第一個讓他濺血的人，」他聲音宏亮，故意讓所有觀眾聽見。「至少首席飛升者與我所見略同，我們都想讓『同一個人』流血。」

在場位階高過亞拉瑞克的塔達力姆，唯有第二席與第三席的飛升者：古蘿潔與詹尼希。他們站在兩個巨坑之間，緊緊盯著亞拉瑞克。他們都已聽說努羅卡前一晚曾召見亞拉瑞克，紛紛猜想這兩人究竟達成什麼協議。

亞拉瑞克避開他們的目光，朝著觀眾移動，刻意待在飛升巨坑之外。他在人群中發現第五席飛升者吉娜拉，然後佇立在她身邊。她露出訝異神色，語氣尖酸問道：「您只打算在旁看好戲？」亞拉瑞克沉默以對。

**亞拉瑞克**。那是努羅卡的秘密傳語，他並未看向亞拉瑞克。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談話內容。**你在做什麼？**

亞拉瑞克不發一語。

**第四席飛升者**。努羅卡對他下令。**回答我。**

亞拉瑞克依舊保持緘默。再過幾分鐘就要破曉了，他卻還站在決鬥場外圍。古蘿潔與詹尼希慢慢開始瞭解情勢走向，兩人都露出驚訝表情。亞拉瑞克不打算參加這場拉克希爾儀式。投機大師亞拉瑞克竟把自己的命運交由他人決定。

努羅卡怒不可遏，不斷發送威嚇腦波。**我警告過你，背叛我會有什麼下場。**

亞拉瑞克總算給予回應。**我什麼也沒答應您，所以我也沒背叛您。我既沒向古蘿潔和詹尼希商討，也沒向大領主告密。**

**立刻宣誓為我而戰，亞拉瑞克。**

亞拉瑞克坐下觀戰，以此作為答覆。

努羅卡見狀氣急敗壞。**你要和亞蒙結盟？他背叛了我們，想害我們全軍覆滅，而你竟然愚昧到一**

*我可不愚昧。亞拉瑞克定睛看向古蘿潔與詹尼希。他們知道您和我談過，也知道您沒和他們商量。所以他們可能會宣誓與您為敵，我可無法同時擊敗他們兩人啊，首席飛升者。*

*所以你就拋下我，讓我孤軍奮戰。*

*您真是孤軍奮戰嗎？*亞拉瑞克問道。

古蘿潔與詹尼希正在打量對方。詹尼希的雙手握拳，古蘿潔的雙腿開始緩緩移動，進入戰鬥姿態，兩人慢慢拉開距離。

亞拉瑞克此時興災樂禍、心滿意足，他的決定果然沒錯。這兩人原本打算合力共抗努羅卡，但那並不是因為他們擁戴大領主，而是因為努羅卡突然提出挑戰，唯有兩人聯手，才是擊潰努羅卡與亞拉瑞克間秘密結盟的上上之策。

可是現在...

亞拉瑞克並未參戰，戰勝努羅卡已非難事。古蘿潔與詹尼希雖能贏得毫不費力，可是兩人得到的好處卻十分有限，只能提升一個聖鍊位席，無法痛宰其他挑戰者，著實讓人大失所望。

粗暴蠻橫的第三席飛升者詹尼希，這位史雷因惡煞決定打破協議。他怒喊道：「我宣誓為努羅卡而戰！」

瑪拉許對著他咆哮：「可悲逆賊。」

古蘿潔狠狠瞪向詹尼希，保證要讓他不得好死，然後古蘿潔又望向亞拉瑞克，發現他依然不為所動。古蘿潔必須盡快做出決定。依照習俗，拉克希爾儀式將在破曉時分展開，所有勇士必須在儀式開始前先完成宣誓。她看起來舉棋不定，她現在可以完全退出這場戰鬥，也可以和詹尼希同一陣線，齊心對抗瑪拉許，輕鬆取勝。但她乃是堂堂飛升者，若無野心抱負，絕對不可能爬到這般高位。而野心抱負總是會凌駕於深謀遠慮。亞拉瑞克的計謀若要成功，就得仰賴這一點。

若是胸懷野心之士，就會在今日盡力根除威脅。畢竟詹尼希終究會謀害她。

古蘿潔說道：「我宣誓為瑪拉許而戰！」

努羅卡對此毫無反應。瑪拉許則敞開雙臂說道：「我的忠僕古蘿潔，你將在今日獲得拔擢。」

地平線彼端的朝陽微露。亞拉瑞克依然保持坐姿，沒有做出任何宣誓。

努羅卡發送滿懷仇恨的意念。*你竟然反悔背約。*

亞拉瑞克以意念回應，*我從未和您做出任何約定。*然後開戰時刻終於到來。

拉克希爾儀式正式開始。

「今天我就要了結你的異端叛行。」瑪拉許說道，語罷便向前猛撲，首席飛升者努羅卡高舉雙掌奮力猛推，兩位戰士都釋放出幽能波動，向對方發動快攻。兩股能量互相衝撞，激發出一道道電光，不斷向外四溢。他們周圍的決鬥場本就因數世紀的煤煙燻燒與無數戰鬥而焦黑不堪，此刻更被轟得龜裂冒煙。高溫實在讓人無法忍受，好幾排的塔達力姆觀眾都被迫後退。

就連吉娜拉也向後退避了，唯有亞拉瑞克留在原地，任由煙霧在他身邊繚繞。詹尼希與古蘿潔還是面向亞拉瑞克，他們依然預期他會加入戰局，畢竟沒人在乎那什麼狗屁習俗。可是他遲遲沒有參戰。

詹尼希終於轉過身去，發動雙刃光刀。這是取自亞蒙領域的純粹能量，集聚為利刃之形。根據古代大師所云，這種武器可以斬開行星，一刀兩斷。詹尼希用光刀朝古蘿潔猛刺，她則用一招就化解掉對方攻擊。

真正的血戰已揭開序幕。這場挑戰的雙方主將朝著敵人釋放純粹能量、施展全力。古蘿潔與詹尼希則在他們旁邊廝殺。在*拉克希爾*儀式之中，盟友不可直接干涉決鬥，但他們能將自身幽能借給盟友，所以越多盟友越好，才能夠藉此力壓敵方。即便現在只有一個盟友，努羅卡與瑪拉許依然不停互相猛攻，引發爆炸連連。兩雄死鬥中所衝撞出的毀滅威能，遠勝於他們各自的破壞力量。

詹尼希的蠻力與潛在幽能顯然佔有優勢，因為努羅卡獲得詹尼希的力量後，曾經一度逼退大領主瑪拉許。詹尼希的高超戰技也讓人驚嘆，他以右肘猛擊古蘿潔的太陽穴，同時以左手光刀砍穿其鎧甲，讓她頓時皮開肉綻。正當詹尼希準備直擊要害，古蘿潔立即向後跳開。詹尼希繼續展開追擊，卻被古蘿潔踢中頭部。

古蘿潔已節節敗退，戰局一目瞭然。她有傷在身，疼痛不堪，詹尼希則是毫不留情地趁勝追擊。他向古蘿潔猛撲，雙刀向前揮砍，攻擊與肩齊高。他想砍掉古蘿潔的腦袋，立刻結束這場戰鬥。

此舉卻讓他的身體中段毫無防備。

縱使古蘿潔已經負傷，居於劣勢，她的身手依然異常矯健。她蹬足猛衝，往前推擊，先將雙刃光刀插入詹尼希的胸口，再旋轉雙刃貫穿他的身軀。光刀鋒刃從詹尼希背後穿出，此時他已踉蹌欲倒，雙手的光刀也已熄滅。古蘿潔使力撐住他，雙刃依然貫穿著他的身體。古蘿潔凝視他的雙眼，直到最後一抹光明暗去。然後她扔開詹尼希的屍體，昂首緩步走向能量漩渦旁邊，不露出一絲痛苦疲態。

戰況已定。觀戰的塔達力姆紛紛竊竊私語，對古蘿潔讚嘆不已。努羅卡手下已無任何勇士，大勢已去。古蘿潔與瑪拉許只要匯集力量，就能輕易擊敗努羅卡。這位首席飛升者被敵方力量逼退，而且不只是後退幾步，而是屢屢被對方震飛。

努羅卡輸定了。「你無須畏懼，」大領主瑪拉許說道，「我會慢慢殺死你，讓你有很多時間好好懊悔。」

此時亞拉瑞克起身，面對吉娜拉做出警告：「不准隨我參戰。」吉娜拉大吃一驚，眼睜睜看他衝入決鬥場，所有觀眾也都將目光轉向他。亞拉瑞克發動光刀，雙腕出現兩把劈啪作響的紅刃光刀，而他同時也感受到了其他塔達力姆的驚訝與騷動。

若是依照習俗，勇士得在開戰前宣誓效忠對象，可是那只是區區習俗，既非亞蒙的律法，更不是塔達力姆律法。因此亞拉瑞克選擇忽視這個習俗。

古蘿潔感覺到亞拉瑞克正在逼近。雖然她十分驚訝，卻還是立即轉身，亮出光刀抵禦。亞拉瑞克豪不減速衝向她，先是迅速揮擊雙刀，把古蘿潔格擋的雙刀彈開，然後再以肩頭驟然一撞。亞拉瑞克發動全力猛攻，把古蘿潔擊倒在地，同時也將幽能傳送給努羅卡。

首席飛升者努羅卡欣喜歡呼，用力吸收亞拉瑞克的幽能。轉眼之間，他已不再被對方逼退，雙方現在幾乎勢均力敵。**快解決她，亞拉瑞克。這樣我就不再追究你的...奇襲戰術。**他對亞拉瑞克密傳話語。

古蘿潔怒不可抑，她連忙起身，以光刀進行撲砍猛衝。亞拉瑞克盡力閃避，對方有幾波攻擊對他造成輕微割傷，但他不去理會身體的刺痛感覺，只是專心閃避她的狂暴攻勢。

她疲憊不堪，卻又暴怒欲狂，怒意幾乎能夠彌補她流失的體力——幾乎。

古蘿潔體力不支，動作漸漸減緩，亞拉瑞克繼續格擋她的攻擊，保持守勢，因為沒有必要速戰速決。

「卑鄙懦夫。」古蘿潔罵道。她知道這樣纏鬥下去會有何結果，可是她絕不認輸。

沒過多久，當她的雙臂開始疲軟，亞拉瑞克便以高速砍擊突破防守，正中腰部，重創古蘿潔。她既沒有哀求敵人憐憫，也沒有流露任何痛苦跡象。她雙眼的的光芒與雙刀同時熄滅。亞拉瑞克沒有因為戰勝就洋洋得意，只是讓她倒地死去。

現在孤軍奮戰的人變成瑪拉許了。面對努羅卡與亞拉瑞克聯手的力量，他根本無計可施。

努羅卡直接以能量彈齊射轟炸，把身為塔達力姆領袖的大領主完全壓著打，逼著他走上末路。

「你都知情，對吧？」努羅卡怒火中燒。「亞蒙想要害死我們，而你全都心知肚明。」

瑪拉許並未回應這番質問，他想施展能量護罩抵禦努羅卡的攻擊，結果護罩還沒成型，就已經被徹底擊毀，他也被一步步逼向東方巨坑。

這座決鬥場巨大無比，努羅卡花了將近半小時，才終於把大領主逼到東方巨坑邊緣，亞拉瑞克一路跟著努羅卡與瑪拉許，同時不斷注視著場外觀眾，等待是否有人會如法炮製，毫無預警加入戰局。他特別留意吉娜拉，而她依然坐在場外。

「亞拉瑞克，你這個叛徒。」大領主瑪拉許咆哮道。「你不知道努羅卡有何陰謀。他打算背叛亞蒙。」瑪拉許此時就站在東方巨坑邊際，死亡劫難在後，張開血盆大口。

「是亞蒙先背叛我們！」努羅卡怒吼。他開始凝聚力量，準備進行最後一擊。「待我統治之時，」他沾沾自喜說道，「我們將擺脫亞蒙的控制，群起反抗。我們會—」

自從衝入決鬥場至今，亞拉瑞克從未說過隻字片語，那是他別有用意的選擇，現在他又做出了另一個選擇。

「我宣誓為瑪拉許而戰。」他話一說完，便將自己的幽能從努羅卡身上抽離。

首席飛升者的最後一發幽能攻擊能量隨之消散。亞拉瑞克泰若自如，轉而將力量傳給瑪拉許，這位大領主也毫不猶豫地接收力量，然後釋放爆炸波動，將努羅卡轟退八步。

大領主向前推進，離開巨坑邊緣時，努羅卡吼道：「豈有此理？！你不能在拉克希爾儀式中倒戈！」

亞拉瑞克也同意他的說法：「沒錯，我確實不能倒戈。」亞蒙甚至有律法規定：一旦宣誓效忠，唯有死亡與戰勝才能解除誓約。「可是我從未宣誓為您而戰，我根本什麼也沒說。」他尚未宣誓所效忠的陣營，就直接投入拉克希爾儀式，雖然是破天荒的第一遭，卻也沒有觸犯律法。先行宣誓只是習俗而已。所以他選擇忽視這項習俗，「而我現在已經做出宣誓...」

「他不能再反悔了，」瑪拉許陰沉笑道。「他必須效忠於我，直到決鬥終了。」

「可惡，」努羅卡低語道。「你已經害我們都走上滅絕之路。」

「大領主瑪拉許陛下，」亞拉瑞克說道。「亞蒙就快要成就偉業，努羅卡卻想讓一切功敗垂成。」

「不！」努羅卡厲聲慘叫。

「沒錯，他會毀了一切。你做了非常明智的選擇，亞拉瑞克，」大領主說道。「我絕對會盡享虐殺之樂。」

他也確實盡享其歡。就算努羅卡已經精神崩潰、遍體鱗傷，瑪拉許還是不斷著凌遲他，直到日落時分，他才掐著努羅卡，把他高舉在巨坑上方。瑪拉許就這樣讓他懸在半空中，享受這個最後的時候。

「他心知肚明，亞拉瑞克。」努羅卡喃喃低語。「大領主瑪拉許明明知道亞蒙背叛了我們。我可以對天發誓。」

「隨便你想發什麼誓。」亞拉瑞克說道。努羅卡曾經讓他動搖，沒錯，亞拉瑞克可以感受到自己堅實的信仰基礎上萌生懷疑。**可是我不會讓那份懷疑繼續增長**，他這麼想著。亞蒙乃是黑暗之神，其意志何其玄奧，其力量何其宏偉，其承諾又何其真切。亞拉瑞克必須小心捍衛其意念，不容許受任何變數侵擾。

他很清楚自己未來的道路。就在今日，亞拉瑞克的聖鍊位階會大大提升。循環即將終結，聖堂傀儡必敗無疑，而他將在亞蒙的光耀中飛升。

地平線暗去之際，緊掐著努羅卡頸部的瑪拉許終於放手，把屍體交給引力處理。這位前任首席飛升者率先墜落，然後那件破爛血袍的碎片也緩緩飄落。

這場拉克希爾儀式就此結束。

## 第五章

「你很聰明，」大領主瑪拉許說道。「但太聰明的奴僕令我惱怒。我很想現在就殺了你，而且就算我這麼做，亞蒙也不會在意。」

亞拉瑞克依然屈膝在地、沉默不語。戰後沒有任何慶祝，只有這番威脅恐嚇。但其實也沒什麼值得慶祝之事。此時全體塔達力姆均已聽聞挑戰者努羅卡的淒慘下場。瑪拉許克敵制勝，他的盟友亞拉瑞克打破均勢，在聖鍊中躍升三個位階。

**大領主的威脅根本毫無意義。**亞拉瑞克心想。今天已有太多飛升者陣亡，不能再有人犧牲。不論是任何軍隊，若無能幹下屬執行命令，都會無法正常運作。就算塔達力姆大軍也不例外。

瑪拉許接著說道。「告訴我，首席飛升者。你是否希望將來君臨天下？你是否覬覦大領主之位？」

「我不敢。」

瑪拉許顯然不相信他。「你只想為我和亞蒙奉獻一己之力，沒有任何癡心妄想？這番話可真讓人寬慰。」

「飛升之日，吾等將與主人一同升天而起，大領主陛下。」亞拉瑞克答道。

「所以努羅卡並未動搖你的信念？」

「那怎麼可能？」亞拉瑞克平靜回應。

「想也知道，他當然是滿口謊言。」瑪拉許說道。

「當然。」

大領主不喜歡他的語氣。「你要知道，亞拉瑞克。我在飛升巨坑見識過你的真正實力，知道你有多少斤兩。」大領主突然伸手攫住亞拉瑞克的臉部，緊抓他眼下的雙頰。瑪拉許粗暴地將亞拉瑞克舉在半空中，就像他將努羅卡懸在巨坑上方那樣。亞拉瑞克沒有抵抗，瑪拉許的話語猶如流星風暴般重重落下。「膽敢挑戰我，我就會讓你粉身碎骨；膽敢挑戰我，我就會慢慢凌遲你，直到你苦苦哀求我，像對付努羅卡那樣給你個『痛快』。你瞭解了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很好。」瑪拉許鬆開手，亞拉瑞克摔在地上。「在飛升之日，你將會大獲賞賜。明天起，你會擔任全新職務，那些工作可不輕鬆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大人。」亞拉瑞克說道。

然後瑪拉許離開了。亞拉瑞克依然能感受大領主手掌的餘勁在擠壓顱骨。**現在我已經見識過他的力量，我很清楚自己該做些什麼了**，他默想著。

**為其效力...做足準備...**

**...還要尋找合適的決鬥勇士...**